



831874

陶菴集卷第一目錄

論

科舉論三首 范增論 衛青論二首 諸葛亮

論二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

論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論

辨

紀信不侯辨

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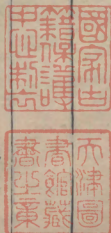
大禮私議

陶菴集

卷一

目錄

一



陶菴集卷第一

論

科舉論三首

三代以後開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荆舒對立爲兩則學者猶多踳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

陶菴集

卷一

論

一

宗濂洛之義理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前有論有詔誥表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辟舉有歲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七義七義之所重者止於三

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又以為  
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當  
遵行無變予竊以為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舉  
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  
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辟舉歲貢  
之法何爲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  
歷者非隨時脩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  
運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咻  
違乎祖制無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  
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何爲不可愚不  
自揆作爲科舉論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陶菴集

卷一

論

二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  
於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  
夫晦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前  
後之文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爲之至一變而  
爲經義則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  
而我國朝因之蓋其箸爲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

經術與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  
取洪永閒經義讀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剝  
割裂而爲無根之辭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爲其剝剝割  
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今人於洪永而爲其渾厚朴直  
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  
尙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  
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  
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之者益多則其趨益  
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無暇於實學  
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者以貪冒爲  
得計以廉恥爲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徼幸於科名者而  
推之於政事之閒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之法敝  
則郡縣無循吏封疆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不可  
得也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驅  
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  
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明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吾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

祖制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道而闕卷必三場通  
校不以一場爲去取經義取辨析義理而已浮華者務  
在必黜則士子亦安肯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  
哉論則求其馳騁經史表則求其駢儷四六判則求其  
明習法令策則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  
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旣立經義尙爲宏詞科以收詞賦  
之士以繼古者之制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  
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鑒  
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  
陶菴集

卷一

論

四

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  
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  
可知也吾又以爲當寬其校閱之期使得研覈再四以  
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若經若史一以頒  
諸學官者課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不淆此數者行  
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  
實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  
者非卽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

文字爲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真晟胡居仁之流則又不屑爲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敝將救其敝非嚴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覩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論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重已也則不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爲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薦辟法親自校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謫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至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豈真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幸之人薦墨未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之

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  
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  
魏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  
求直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  
者也按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儒生之  
居學校者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考其法甚嚴成材  
者循序而進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並擢爲給事中參  
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裏稱盛  
今自歲貢之科輕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

陶菴集

卷一

論

六

肖皆得貢既貢則使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  
佐輒注下考罷去之故士之爲歲貢者齒莫氣衰榮路  
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  
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曰是齟齬者爲可矜憐而  
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齟齬可憐之人以塞其無  
聊豈理也哉竊以爲學校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  
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  
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  
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醇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



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季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子卽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敘一如祖宗朝授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

陶菴集

卷一

論

七

未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蓋在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槩未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邪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者此皆積於學校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天子所以教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暇論論後世之尤敝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

本以經術相招後爲尺牘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以其微蔑小道爲天子私人則恥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考校藝文參以行實而降升其閒其在今日則亦獎誘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宜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宜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百餘年來遂爲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而其餘

陶菴集

卷一

論

八

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紈袴之不學者入焉商賈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爲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閒有終身未嘗踰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爲乎然而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並列則使東漢之士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幸有之者也古者校士有中年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唯學校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師儒之說旣爲具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

體尊嚴與生徒相去遠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  
考行義也不過俯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  
前後而一人之目無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  
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  
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  
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  
殿最與不甚稽考之行義而受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  
業樂羣知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所謂數十年來名爲  
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爲援納之例必當禁絕而  
陶菴集

卷一

論

九

一以勳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於鄉者實之妙  
簡儒臣以爲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瑗之教湖學  
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爲準督學則簡其考核卽以科  
試爲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必又爲  
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後薦  
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徐  
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官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  
用之以試士矣然前此不習旣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  
之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

吾以爲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考校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訖泥沙用財取之援例入貲足以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況多難乎曰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無術也且學校與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予旣作科舉論向難予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

如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

陶菴集

卷一

論

十

才必不使之阨窮於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

範之而後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矸朽石之

下而已矣子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

乎東晉人材之日沒也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

士耳非中人也經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

曰南宮三歲一試士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

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

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天下事多矣所學非

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良方正之科固將  
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不過嚴責保任  
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漢世之對策  
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漢世哉敷  
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動引  
見闕廷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人之  
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鶩  
鶩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  
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令長

各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擢必優所以廣  
教化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試  
且聘之則不勝其優矣曰固也吾以爲三人者  
可省其二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  
賢者而聘之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  
不自今日始也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爲  
文人爲名臣近則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  
也曰玘不足法也爲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  
也我國家近有璫旤獻調頌功者多出太學諸

生何無一人如范滂陳東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亾歸功於太學數君子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考校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興乃可徐議今一旦欲於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臣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予之前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予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爲狂者不知凡幾矣

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爲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爲弑義帝之漸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予獨疑蘇氏之期增太重而未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耳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爲懷王也爲項氏耳天下並起而亾秦秦有可亾之實而我無可亾秦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之名故不得有所挾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耳陳餘說陳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耳餘之計則耳餘將事勝乎將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而日夜求爲之報秦者也彼其視啗鳴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從之其視懷王直奇貨焉而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旤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先入關則其功不

啻伯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殺況沛公乎羽  
卽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忍於公而增  
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其尙  
得爲有懷王矣乎夫羽之不殺沛公投鼠忌器也其卒  
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開行故疑增稍奪  
之權方圍滎陽時尙以增言急攻漢則前乎此者其不  
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耳置沛公於漢中  
史固以爲增計也使謾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  
攻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  
聽之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  
卿子冠軍增又本不宜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鬪秦趙也  
其名曰乘敵乘敵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  
其餉道然後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  
車以此說武安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  
而勝蓋其要在於絕敵餉道而不在于不戰明矣今章  
邯甬道之粟義未嘗出偏師綴之士卒凍飢軍無見糧  
是自敵爾殺一自敵之將拔數百萬人之命於虎口是  
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



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埽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竊之詞然亦何遽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宜去亦多矣阬秦降卒二十萬人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無一不足以失天下而增不去吾故曰增非能以仁義事君者蘇氏期增太過而未核其實也

衛青論上

陶菴集

卷一

論

五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宏以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閒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陳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竊怪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

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耳陳餘之徒好爲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韵浸淫成俗魏其武安以此構大獄掇奇阼而李莫之懲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避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尙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奴隸託身椒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旣患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陳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歎息於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踊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眾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揜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雖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

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譽其力以爲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

陶菴集

卷一

論

七

此所謂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鷙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眞見邯鄲之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分離而終已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驅畜產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豪末也不可謂之勝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平準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

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行閒鳴劔擇甲唯所發  
縱不聞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窮兵黷武之心此可  
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陳克敵偏將事也長算  
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雖材武優於李  
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校之李蔡公  
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之事焉唐  
[元]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可不如  
休兵秣馬觀釁而動[元]宗不說李林甫因媒孽其短忠  
嗣知之而確守前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不  
陶菴集

卷一

論

六

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  
命易一官哉未幾爲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旣而哥舒翰  
大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  
殆矣哉哥舒翰之爲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  
時賊利速戰官軍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爲中使所督責  
不得已引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爲俘虜唐室幾亾  
由其中有所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  
也然則爲大將而不知道阿徇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  
倖者幸則爲衛青不幸則爲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任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令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爲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孰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孰若武侯今伐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旣不力諫於前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戚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前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重寶婦女之美意欲留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

陶菴集

卷一

論

九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還軍霸上  
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及卽  
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  
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  
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  
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  
知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  
先也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留侯而先主股  
肱虧喪義在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留秦宮中與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欲易太子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  
聽固無面折廷諍之理而時又無法季直佐之者故先  
主遂行耳且正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  
以公義相取蓋先主之有孫夫人固肘腋之患也而正  
爲之輔翼遂使先主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  
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奇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  
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歎息  
於其人也而豈可執此以議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  
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不可見之閒其言與事

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並食五六十先主備大帝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之先主與操頡頏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先主領徐州時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彀中者耳及先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先主而天若枕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閒抵巇可以難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尙完先主閒關入蜀復挫於吳雖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彫盡蜀民輕脆兵力單少則其不能難魏

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昔者曹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於官渡欺周瑜之非我敵也冒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什全者非大勝則大敗之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於不可復存之地以倖其一勝乎觀孔明之告後主曰今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而待亾孰若伐之又曰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知孔明之意常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劔閣孔明之守蜀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違眾大舉幸而身死吳得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幸而身不死蜀遂爲墟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盜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亾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



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前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讓受斨伯與則受斨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虞讓朱虎熊羆則朱虎熊羆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龍則夔龍亦必能爲禮而帝皆曰俞往哉汝諧是必垂益伯夷校之所讓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並長而不差及焉者舉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興用人不當其才則亾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

軍計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謬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闓時謬進規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謬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謬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謬兵大敗亮乃收謬下獄殺之後世咸以謬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予觀之謬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耳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

陶菴集

卷一

論

五

不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唯絀其力旣乃兵挫於祁山之野而不得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謬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犒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謬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謬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龐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謬爲前鋒則是以特將之任予謬也夫將才不可以參

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  
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乘牛  
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謾  
敗之後眾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  
張郃疑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遺遊率將  
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謾多矣然當亮  
南伐雍闓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謀議必不能  
如謾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以張子房  
之智略而但爲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從劉裕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濟曰  
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  
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  
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  
爲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謾可用之才也特  
亮用之不得其當耳

夏侯元論

夏侯元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苟粲曰泰初志大其量  
能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旤及况昵之乎世以嘏

爲知人以予論之嘏之策元誠似矣而所以拒元之故則非其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出土大夫策名其間者爲曹氏難爲司馬氏易元蓋爲曹氏者也嘏則爲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爲昏媾元以貴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係妻子此非元之所宜爲也而爲元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非有沈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在其手然則元之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

陶菴集

卷一

論

五

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元且自知其不免而況嘏乎元欲交嘏蓋以嘏才名素著欲與同獎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氏則元之來交所謂載甌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覓詰於荀彧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情實耳且鍾會姦人之雄以元視之猶奴隸也嘏以明智交會其所箸論會又從而集論之嘏不禁也是豈峻於元而通於會哉以會與已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元死之後母且儉文欽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嘏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與俱

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此嘏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閒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元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舉世皆知其忠也而元以嘏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壁壘叛者皆不納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無賴嘯聚其閒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遁逃迫而用之耳響者逖進說元帝以爲遣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此雖逖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狡黠多智禽苟晞誘王浚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推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逖者以逖爲人望中州  
豪傑多歸之顧己以反爲名能合其眾而不能固勢將  
盡驅而歸逖也故爲逖修墳墓置守冢冀以感逖而又  
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陰以愚之逖乃  
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充豫閒壁壘叛者皆不納於是乎  
自墮其黨而毆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哉夫天下  
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平歸漢  
而項籍亾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亦叛  
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深  
謀奇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前乎且夫慎固封守各保  
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逖之  
視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逖而往者逖  
得目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  
之也爲逖計者斬勒使焚勒書正言以諭賊曰向爲石  
勒註誤者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斬勒首來歸者請於  
朝廷爵萬戶賜千金拔身歸命者聽如是則足以寒亂  
賊之膽鼓忠義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爲矣惜乎逖之  
慮不出此也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  
離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  
之故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  
兵於東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  
祖得以入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爲其  
事而適以取天下之機予漢唐所謂眞主之興必有爲  
之驅除難者此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  
在隋末羣雄之中固亦未有其比也顧其人智足以知

陶菴集

卷一

論

无

天下之奇計而膽不能決爲人謀則長自爲謀則短始  
楊元感以密爲謀主密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  
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  
國勸元感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  
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至爲憂元感從其下計  
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腕而歎也及其身自  
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沿流東指執取獨  
夫此卽密之上計也柴季和說密留翟讓裴仁基等牽  
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卽密之中計也從其上

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桃林是何爲元感謀之工而自爲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項梁散卒及奪剛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汲然以批亢擣虛爲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善弈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今密散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士馬之銳而不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能乘棄天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箠使之矣況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衛項籍之勇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爲人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此二事者雖謂之仿佛漢高可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皦然以明汰然以清夷然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黨與消戰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爲妄者也以其不爲妄者析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貌之爲本而言之爲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卽天之十干也又因是而好應申

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巳酉樂應辰未哀應戌丑  
是人之六情卽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朧朧  
星行之飛凌厯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變  
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  
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間  
堂凝旒充纘以及班朝蒞軍分田錫土之間自其前英  
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祇祇乎  
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做詩之言不顯無斃易  
之言惕若自強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做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之刀劔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而自得其心因  
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拂  
人以從欲不違道以手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  
言而甄敘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  
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艸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  
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  
作曰此天敘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  
於天而天下之人亦兢兢焉如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  
諭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轂

不折一弦不馳一辭不質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輓電  
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  
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  
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  
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  
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  
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  
觀之治追媲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  
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

陶菴集

卷一 論

三

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  
學漢唐諸君不足儷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矩也古  
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  
之以望高覆之以測深臥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  
以爲方裁制萬物唯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  
美入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耆艾魁壘之士終日  
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  
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  
聽命於槩栝也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

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  
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  
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  
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  
矣

辨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  
呂后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

陶菴集

卷一 辨

書

也信子封侯則漢旣明信功矣子按紀通實紀成子成  
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戰於好畤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  
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斬疆  
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  
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  
贈一爵爲寡恩則子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賜爵之  
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徹侯而死  
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來  
歛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羗侯前此未有也高帝

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酈食其使齊  
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宅封俞侯此三人死  
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  
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於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  
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  
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  
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  
百四十七人中奈何其逸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  
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逸其名  
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元武  
侯今年表無元武侯張竦爲陳崇艸奏有曰公孫戎位  
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  
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逸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  
但不可以紀信爲證吾虞夫學者之疏於考索而果於  
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議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傳會歐陽渚議何公孟春謂歐

陶菴集

卷一

辨

三

陽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  
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溫公王  
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  
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  
說正指張桂等然子考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  
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  
濮王安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  
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  
陶菴集

卷一

議

五

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  
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諡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  
尊爲帝也丙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  
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弟皆稱而加之未有  
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  
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  
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  
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諡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

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證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  
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  
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  
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  
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  
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  
皇諡號固已前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  
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  
常劾奏董宏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註誤

陶菴集

卷一

議

七

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  
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許乎其云不可復  
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  
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  
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  
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季宗後也今唯別立興  
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  
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  
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阡亂奮然崛起尙





陶菴集卷第二目錄

序  
蘇母金孺人壽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張子灝感應篇注序  
吳奕

季淫鑿錄序  
潘鱗長康濟譜序  
張子翼救荒

賑飢錄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陳世祥寄弟小

言序  
吳文彙序  
葉念菴文  
馬巽甫遊橫山記

序  
郁遠士詩文集序  
吳定遠小山集序  
葉

石農偶住艸序  
吳義齋經畚堂詩集序  
王子

堅詩集序  
閔裴村詩集序  
王古臣寒谿詩艸

陶菴集  
卷二  
目錄

序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州邑文紀序  
送

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陳義扶文彙序  
又  
金

懷節文彙序  
陸道協文彙序  
吳見末文彙序

徐定侯文彙序  
葉念菴文彙序  
董聖袞文

彙序  
徐宗題文彙序  
兩徐子合彙序  
暹社

題辭  
易文自序  
嚴永思先生壽序  
唐宗魯

先生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

序  
蘇母金孺人壽序

尹伯衡詩集跋

陶菴集

卷二

目錄

二

陶菴集卷第二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鬪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說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前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睂聲夏啟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陶菴集

卷二

序

一

智舍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資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予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

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  
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  
誠性與天合謾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  
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  
睿作聖昔謝士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  
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  
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顛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  
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  
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矜括日之所行與凡  
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  
蔡之明敏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  
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  
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張子灝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  
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予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

陶菴集

卷二 序

二

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耳攷諸史乘如  
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灌夫之殺田蚡往  
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傳  
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于獎  
善化惡足以輔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  
顧一二高明自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耳嗚呼  
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  
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  
也簡簡易讀也確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  
之交於前相與黽勉驅策而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  
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況的的如  
操右券者乎予友張子灝取昔人箋注事實隨筆損益  
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  
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  
視之也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吳奕季淫鑒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  
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輕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

寄猥則足以忘其軀王侯漁色則足以滅其國是淫者  
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無變童季女之好者其口腹必  
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  
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  
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  
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飲食深入肌膚不可除  
去予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  
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  
其有功於世俗甚大子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  
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爲淫獲  
旤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  
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  
也胡澹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  
情於黎頰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猶屬意一官伎  
使老卒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  
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奕季且若  
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者也吾  
所患者裙屐少年耳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而世

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覘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

季

潘麟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一流將盡之間溫嘗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前之王夷甫後之殷淵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

陶菴集

卷二 序

五

據至困踣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奇策僦功乃獨出於太眞之徒然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之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簸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膚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見詆譏以爲迂怪二十年來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與國不幸有變容易色之慮

拱手圍視而莫之救也然則

太眞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熟爛敗壞者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與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敷落自古人救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季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憤憤者予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沂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哀金助刻流通四方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捐捐焉以其身爲泮泮統而

陶菴集

卷二

序

六

獨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邪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泮泮統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唯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熟爛敗壞之學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考是潘子之大救于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

張子翼救荒賑飢錄序

辛巳壬午歲大飢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飢錄數千言其



心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  
宜分人以財有如李珣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  
抃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珣然而子翼之心則非  
是書所能載也亦在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  
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  
者賊其民者也

陸履長鄉兵議序

籍民爲兵其制尙矣唐之抱真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  
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

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其故何也蓋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  
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  
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  
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  
而已涑水氏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  
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  
教未成卽又以番上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  
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真德裕而度  
其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

免於熙寧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訌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留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戶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宅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埽除羣盜

陶菴集

卷二 序

八

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八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鬻序曾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襞積雕撻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陽子

困場屋久疇昔之飛揚跋扈銷鎔已盡而獨深望於世  
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真有利鈍哉鈍  
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  
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  
者乞弁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  
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真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  
幸與不幸而已矣使幸則侈然以喜一不幸而卽愀然  
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  
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  
陶菴集

卷二

序

九

行遠世固有往返於三餐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  
馬未敢輕言乎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  
期其規模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聚糧以  
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  
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  
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

陶菴集

卷二

序

十

物柔淡娟好在人耳目閒也予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  
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擿而後得之今  
遊者至湖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幽歷險與獐鳥爭  
道者率亦無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退者乎聞予  
言者無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  
所作橫山遊記視予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  
候之晦明艸木之濃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泝樓閣  
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人奇士之酬酢往來一在焉

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磔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予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筍爲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澹古淡泊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昔陶徵上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閒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坡公之論誠高矣然予意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羸秦況當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澹薄旣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槩見而非眞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

陶菴集

卷二

序

十一

不識鹽醯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今觀橫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能全其澹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醯之老人村也予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宋君臣盤樂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

橫山以榛莽未闢超然於酣歌恆舞之外豈非幸與異  
日松冠芒屨從先生徧游其閒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  
亦足矣

郁遠士詩文集序

郁遠士嘗仿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  
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旣  
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掾史日抱簿書立  
令側令指曰若爲吾書某牘卽俯而書牘旦而入莫而  
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旣

陶菴集

卷二

序

十一

溷跡掾史復以其暇削荆握槩矻矻不休如舉子結夏  
課者前後令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  
駸聞於四方一日里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  
觴屬客請卽席賦詩客多欠伸魚脫不能就遠士乘醉  
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  
學膽皆此類也楚中潘麟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按其篋  
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微子一言爲序予謂古稱  
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  
則自公孫宏以下皆不能及視枚皋郭舍人直奴隸耳

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爲戲而有憤時嫉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農戰強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吳定遠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閒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考太白元本風騷含嚼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豪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慙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揜讀者徒得其橫被六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嫉光極美人之形容清香凍飲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卒不以酒色病騷人者知其爲寓言也希聖有立絕筆獲

太白之所挾持何如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

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強爲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爲古今諸體詩皆絕類太白予觀其感歎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遊歷山水則廬山瀑

凌臺之清雄也俯仰古蹟則圮橋鸚鵡之作不足  
激昂也陶暢衿懷則秋浦敬亭之篇不足爲其悶肆也  
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密以爲富不附  
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斫陳十步一人如黃鶴臨風貌逸  
神王要之區區筆墨哇逕之間誠不足以知之也定造  
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二百斤  
旣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閒與  
奇才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鈐略自  
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  
陶菴集

卷二 序

十四

於詩乃至沈吟眩瞶酣嬉淋漓弄閒於倡條冶葉之閒  
埋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  
也茲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予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  
定遠者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葉石農偶住艸序

昔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  
王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  
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  
生詩當之石農詩實自陶韋門中來清迥澄澹不律而



法近從武林過膠水視予以達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淩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煙耳蓋其遊戲塵中胸次浩浩如昔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閒超詣若此也

吳義齋經畚堂詩集序

予覽前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尙之以謂近世人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往往而有願求一真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傳不立與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

陶菴集

卷二

序

五

見也使子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苓籬桶之客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子不能答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出經畚堂集一卷視予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匿韜晦世罕有能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聊以寓意未嘗規規比擬而音節圓美神彩流煥儵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也予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者邪今世爲詩者多矣

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  
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  
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  
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予未讀義齋詩猝遇義齋於市  
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予是以知今世界未嘗  
無真隱也予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高  
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皋羽之徒相與遊於黃山白  
嶽之間而不可得今考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歛賈於嚴  
衢之間予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沒矣瞻望林壑緬然長  
懷者久之

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王子堅詩集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倡和之什子問于  
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  
韋蘇州之風其食貧如黔叟史雲而嘗有以自樂子問  
是言鮮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灝寡交不妄許與者也  
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入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  
不得乘欸段一至其處坐是予胸中有子堅數年尚未  
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

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  
作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  
州之風也昔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予嘗  
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牢籠百  
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宜其有  
戚戚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  
繇出而子灝所以爲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  
山中詹公先生亟稱其詩夫詹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  
將盡知之矣

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閔裴村詩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  
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  
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閒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  
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  
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食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  
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  
謂嘗切下堂悲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銚  
鋪糜不給君曰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

此君沒於崇禎之十一年沒之前爲構李故人延致家塾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擊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舁入門一夕卒卒時手執一卷書牢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予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土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縉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旣竭而劉魯風姚巖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卽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予嘗欲予剛定其詩且爲之序予有遠遊未果旣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沒時所手執者一卷爲之出涕因

商諸同好二三子衷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  
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  
必也予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攜拾集比以  
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王古臣寒谿詩艸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聞於吳中所至名山勝  
水僧窗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  
家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元英之流實能遺外  
聲利元對邱壑非夫跋履朱明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

陶菴集

卷二

序

五

往子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聞古臣之名并見其  
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它事過  
膠子乃得交其人盡讀其前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陟  
烏目過破龍澗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欽岑峭蒨移人  
情性甚矣古臣之詩之有得於山水也予昔年嘗經廬  
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閒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  
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  
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予之  
所愧者告之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予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踳駁華縟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醜酒之中屑糖糜於梁肉之內雖求如川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中之庖已不可得矣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予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踳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州邑文紀序

代

洪都萬侯來莅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其以爲宜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官檄侯往攝

其事嚶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在婁時治績與其所以考校諸士者，亦如嚶於是矣。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贄之文，選而梓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子爲序。子惟婁東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罇燕，無函非無罇與函也。夫人而能爲罇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  
才氣振蹕者則又極其奔詣蘄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  
止徒以吾嚮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旁邑  
猥以嚮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  
之大都矣予聞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  
爲學官子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  
黃次公以郡守入爲宰相者以孝文方尙黃老也今朝  
廷加意作人侯之治績旣爲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  
學者又如此吾知其將來洊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  
而已也是爲序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松江少府來攝嘉定  
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  
黨伺釁者適村民見弑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  
酒傭竈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  
出券以獻僕坐堂上飲噉自若主跪堂下搏頰呼號乞  
一旦之命幸得不殺卽燒廬舍奪錢物以去不三日而  
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



他事行縣迺與公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眾爲稍定居數日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說者謂嘉定之變實前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前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罔骨亦前此治嘉定者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之其瞞調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閒一日出奉錢市鮭菜無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撫軍郝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遂去嘉定暫還松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予序之予昨歲計偕北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予同行數舟與糧艘爭聞艘發數十人守閘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予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材也應者皆嘖然旣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予言之驗也昔仲山甫之

賢以吉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予旣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幸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陳義扶文稟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

陶菴集

卷二 序

一

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前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聞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卽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襲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襲績旣不足以及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穢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斂入規矩蓋常取機法

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  
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隸入嚴家亦非文也  
於是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  
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  
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  
興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  
區矢赴的流雲在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  
壁而吐吞義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  
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  
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  
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  
以決於予予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  
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卒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三子  
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  
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  
遂刻其橐若干篇以行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橐二十篇問世而予爲序之以謂  
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  
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  
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  
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  
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  
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  
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義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  
士者數日而姑抑爲第二人墨義旣出都人士奉手歎  
陶菴集

卷二 序

五

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珞金虹壁雖抑揚其價而金與壁  
自如也時予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橐以行  
復使予序之予惟主者之評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  
媚人之韵是卽予前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  
言則旣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予言其不驗者乎雖然  
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爲之本也今夫唐  
之有張均蘇渙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  
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  
後世卒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人也今義

扶季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已也翹翹然若有所畏其謀道也蓄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以此而爲人亦以此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媿白梘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昔人所云鳳鳴而鷲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予旣自幸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文彙序

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邱氏是二君子皆闇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邱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或或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教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謂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聞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教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

所以多賢與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季友至行爲一鄉所  
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厮役無異言及其沒也臨哭者皆  
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邱季和有過之  
無不及焉其長君爲吾友爾宗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  
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季友立身事  
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  
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  
而後卽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  
發於文辭之閒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淵奇顯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與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  
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  
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  
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之序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  
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道協文彙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  
質其然否於豪分之閒唯取鎔傳注不爲所汨而後達  
於文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

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瘠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蠹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予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

陶菴集

卷二

序

无

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今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應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毅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爲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掉闔奇氣鏗出如韓白提百萬眾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橐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予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寬通靚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恢

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予所能測矣

吳見末文彙序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予獲與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風氣開塞之故以及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磔飛去吳子執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曰子之文甚似曾王子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香風水嚙蝕木質俱盡唯真液斬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予何能爲彼哉吳子曰子與予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而未嘗規規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館則有制誥之



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文玩思神明  
嚙齋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文吾與子  
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百篇問  
世子卽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可乎  
子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文彙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  
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邁中興天下容容思治矣  
而寇未卽殲未卽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  
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昔者東  
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汙穢朝廷批抵卿寺卒  
至以身塞旤而國家之亂亾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  
士大夫仙仙倪倪拱手圍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  
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亾其氣弱也今天下之  
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  
之閒亦執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弊庸虛狹陋戍削  
單疏剝剝割裂穴沓浮蔓其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

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  
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  
之能言者無所不仿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  
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  
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  
士雍容嗚佩而風采炤爛也牢籠怪奇穿穴險固破豔  
冶之堅陳擒雕巧之酋帥其殆昔人所謂氣高天下乃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克爲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  
暨尊 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  
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語言是以年未勝冠卽與儀侯  
同舉於鄉未幾迭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賈生終  
童復出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  
趙清獻范希文諸公璽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  
操筆授簡亦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  
見奇制舉業而已也予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尙恆  
有祖生先我之歎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

詞見屬輒爲道其素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  
之人與其文予之傾倒於定侯者至矣

葉念菴文彙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  
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  
說涵澹深微不誣不游則雖龐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  
或異焉陸務觀曰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  
章斷稟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  
之者之心氣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

陶菴集

卷二 序

重

菴先生閒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  
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澹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  
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  
抑之而與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  
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  
厚而發遲志愨而得精者矣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  
卒之坎壈以沒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  
生之文以示人皆揜卷不欲觀或勉強卒讀皆以爲文  
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也熙時曰知吾先

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藁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陶菴集

卷二 序

言

董聖袞文彙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予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前盧駱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尚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前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遷固之文而予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

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傳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雘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噓從之矣此無他唯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袞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渙而音節霏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袞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袞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者之宗師聖袞亦如聖袞之宗師前哲無疑也聖袞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嚮城與予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埃吾又以知聖袞之文皆本於聖袞之人也然則以聖袞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徐宗題文集序

嘉隆之間吾嚠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者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摹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蓋其意以譏當世之鑿琢言語自號秦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甫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卽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矻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闡而益章久而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古壯思涌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上遡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範山海排戛雲霆洗削纖巧藻黼大章固已闖然升作者之堂而躋其馘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昔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王珉玉雜治積日旣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前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

而其繇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予故讀宗伯公  
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  
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橐  
若干首問世子爲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兩徐子合橐序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  
侯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掄  
微類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  
居平嘗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薈

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澤之閒而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煙雲春無艸木也又  
曰吾之斤斤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  
心易其氣與聖賢之理相傳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  
矣是二說者予皆躋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  
推闡師說彬彬焉或或焉讀書削行日有聞矣而兩徐  
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多奇士皆自以爲不及也昔人  
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  
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  
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

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年則遊於其門而入  
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遠哉兩徐子勉之  
有郭林宗之因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敏爲其徒有韓  
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翱皇甫湜承其後是數子  
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有在矣兩  
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予於蔚生稱僚壻而  
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也於  
是乎言

遲社題辭

陶菴集

卷二

序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  
純兄弟暨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  
各宗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  
工清通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  
此然持此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  
合爲一集以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予予告之曰  
朱子有言文字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  
二十餘已定旨哉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沈鬱東坡  
海外之文精深華妙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芝篇觀帶



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驚翰毋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子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

陶菴集

卷二

序

堯

列諸子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耳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間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予好也前後所得率以之薦凡席飽蟬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隲之猥授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麓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麓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麓者亦不可以謂

之非昇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子  
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  
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甌柳宗元反之以爲前數子者或  
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  
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子嘗妄論之天地閒風  
雲水石禽蟲華蕩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  
也或者操吟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搢擢瑣細其得罪造

陶菴集

卷二 序

四十一

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  
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  
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  
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  
踵亾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  
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  
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  
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  
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

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倣詭僣儻者收  
之文有關繫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  
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  
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  
之効行敷落閒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  
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  
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  
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  
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  
知老之將至是邱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  
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  
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  
生卜鄰又未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  
卷俯而讀仰而思泐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  
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  
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  
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  
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所然而醜一觴乎

陶菴集

卷二 序

聖

唐宗魯先生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先生之梗概且自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尙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子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予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詘信而

陶菴集

卷二

序

三

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昔人之遊於商賈而踴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衍衍樂易不爲嶄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愠云惟時嘗謂子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卽訓以忠孝大義聞市肆有佳書必購置塾中已而亮工遊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

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曰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昔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賢予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旣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焯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于定國杜延年間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調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與繇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周其它子姓皆誦誦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杯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推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歸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疏士大夫相

習爲奉身資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  
黃門稍遷尙寶卿晚絲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  
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宦成也室廬墊隘  
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眾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  
家季友學古淹博在它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  
之稱國僑以惠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  
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敝衣親執家苦無幾微見  
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  
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揜猶公之德以清揜也洎公  
陶菴集

卷二序

器

卽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閒時時稱夫人慈  
撫之惠次君元卿尙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  
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  
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  
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白一節出於天性  
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爲得於夫人之  
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豪華靡  
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  
堪此在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

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昔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前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逸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爲其室者甚難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

陶菴集

卷二 序

星

行固不欲見知於人而并晦其室與抑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與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與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旣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揜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揜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貽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予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掇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甯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  
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  
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  
坐問何所長客前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  
謝不及已而釀酒擊鮮絲肉閒作窮日浹夕以爲常或  
值先生郊居則輿馬之儻直踊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  
之家貫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朗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  
見其落人多怪之閒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具道  
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卽有所需未嘗  
陶菴集

卷二 序

一

乏絕卽乏絕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聞者驚  
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  
參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  
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旣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  
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  
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千里移書以介壽之  
言屬予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人尤詳孺人於  
古列女誰比也予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  
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唯



德曜爲可媿雖然當伯鸞賃舂時所謀者一身耳裘葛於整理饘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有數十人酌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食米鹽凌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旣沒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聞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厯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陶菴集

卷二 序

七

明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熙孟爲之子熙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曜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之人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予不獲躋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蘇氏世居湄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土大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績

學爲鄉祭酒而長次君肩起肩聲繼之肩聲以易經魁  
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  
歸杜門箸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肩起賡閒居之賦補  
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強悅豫左饋粥  
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嫺姆教孝恭  
慈儉聞於姻族旣歸泰醇先生值家道中落孺人椎髻  
操作攻苦食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食未  
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  
擷擷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旣而先生早沒二子孤露孺  
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  
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  
鈍不加譙訶肩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  
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  
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  
矣洎耀聞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剪髮  
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聞義養不聞祿養許其  
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幸有大賢人  
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卽不幸而其子不賢母

陶菴集

卷二

序

哭

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與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與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與昔漢世有赤眉銅馬之亂而劉平趙季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斃豺狼食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尙賴有仁陶菴集

卷二 序

兗

人孝子如蘇氏兄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季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溱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述昔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溱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傅子令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跋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  
非取其廉纖綽約聊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  
後言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  
自染翰爲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閒乃數千年來學陶  
者恆失之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  
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  
故也夫賢達之士奇情浩氣素蘊畜於胸中仕則託功

陶菴集

卷二 跋

辛

名氣節以傳不仕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  
之詩大抵從窮入也有陶之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  
有其恬澹任真超絕六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  
避亂而後有其沈鬱頓挫跨壓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  
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  
天下幽憂沈廢之士凡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  
物宜之瑣細皆逃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  
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寥寥者所得而  
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摩

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眾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酬贈凡若干首蒙卒讀之曰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閒哉獨惜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日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猶有歉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眞詩也向使奪陶公之廬

陶菴集

卷二

跋

至

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臥遊者乎徐仲車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爲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縉流墨客一邱一壑者能各出其詩鼓吹而陶詠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有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小生世儒所能測邪耀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

乎古人而已

陶菴集卷第二畢

後學蔣元震校字

陶菴集

卷二跋

三

平古人之所曰

